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十三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(书 札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十三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·书札



序

編者之言

書札二十有六卷，都一千五百二十一首，四十余萬言。吾師文正公宦京師十有四年，出為將帥任兼圻二十余年。奏牋書函，大氏躬自屬藁，不假手他人。晚歲月力衰退，乃稍委幕僚代擬，公核改而已。公薨之後，哲嗣劼剛昆仲與門人故吏，哀輯公歷年手札，几盈萬紙。瀚章屬公及門諸君，擇其精且要者，編錄成集，付諸手民，蓋什之一二也。公之治軍，略浮文，崇實際。其與文武將吏公牋較少，私函為多。其中指划機宜，洞若觀火，往往定計於事前，收效於事後。有違公教者，立見顛蹶，未嘗或爽。故此編謹依歲月先後，以為卷帙次第，藉是以考鏡時事得失，乃論世知人之先務也。至於訓飭僚屬，獎掖後進諸篇，條理詳明，而剴切深到，令人執玩，反復不能釋手。殆叔孫穆子所謂言立而不朽者歟！唯是咸豐壬子以前，公與海內知故講論學業，所為往復，箋教若干篇，公雅不欲存，今已弗可多得。甲寅以後，提師東征，由鄂渚以達尋陽，旋入章門，力支危局。軍勢甫振，又復奉詆歸里。此數年中公私函牋，應手散佚，今亦僅有存者。倘得海內耆學之士，網羅搜采，以補今日之缺憾，是則余之厚幸也夫！——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春，三月，合肥李瀚章識。

卷一

复贺耦庚中丞

道光二十三年

国藩顿首顿首：耦庚前辈大人阁下：

二月接奉手示，兼辱雅贶，感谢！感谢！过蒙矜宠奖饰溢量！国藩本以无本之学，寻声逐响。自从镜海先生游，稍乃粗识指归。坐智见明，亦耿耿耳！乃甫涉向道之藩，遽钓过情之誉；是再辱也！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，养痍藏瘤，百孔杂出，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！

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贤；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；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。言之者不作，信之者贵耳！转相欺漫，不以为耻！至于仕途积习，益尚虚文，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；彼此涂饰，聊以自保；泄泄成风，阿同骇异！故每私发狂议，谓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核名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。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。意在斯乎？方今时事孔棘，追究厉阶之生，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？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，当痛惩而廓清之哉？岂预知今日之变，实能自我收之哉？不过以语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。国藩以兹内省，早岁所为，涉览书册，讲求众艺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？所为高谈今古，嚶嚶自许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？中夜以思，汗下如流！顷观先生所为楹帖，道在存诚云云：旨哉！其暗然君子之言乎？果存诚而不自欺，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！镜海先生，庶几不欺者也！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，言动无妄；吴竹如比部，天质木讷，

贞足干事。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；陈岱云行已知耻；冯树堂有志力学；皆勉于笃实者也。

国藩虽愚柔，既闻明训，敢不请事！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；经世之才，遍采广询；自度智慧精神，终恐有所不逮。惟当谨守绳墨，不敢以浮夸导子弟；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；其有所进幸也！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。辱承扶掖之盛心，恐不察其浅鄙，而期许过实！故谨布一二，以为请益之地。亦附于皇华三拜之义云：书不宣尽，伏维垂鉴！

致刘孟容

道光二十三年

去岁辱惠书，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，而于仆多宽假之词，意欲诱而进之，且使具述为学，大指良厚，良厚！盖仆早不自立，自庚子以来，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，本朝，诸大儒之书，而不克辨其得失。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，就而审之，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，其言诚有可取。于是取司马迁、班固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。其他六代之能诗者，及李白、苏轼、黄庭坚之徒，亦皆泛其流，而究其归。然后知古之知道者，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。能文而不能知道者，或有矣；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？

古圣观天地之文，兽迹鸟迹而作书契。于是乎有文。文与文相生而为字。字与字相续而成句；句与句相续而成篇。口所不能达者，文字能曲传之。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，而画卦以著之。文王、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，于是立文字以彰之；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，以阐显之，而道之。散列于万事万物者，亦略尽于文字中矣！所贵乎圣人者，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。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。吾儒所赖

以學聖賢者，亦藉此文字，以考古賢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則此句與句續，字與字續者；古聖之精神語笑，胥寓于此。差若毫厘，謬以千里。詞氣之緩急，韻味之厚薄；屬文者，一不慎，則規模立變；讀書者，一不慎則鹵莽無知。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，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，三古盛時，聖君賢相承繼熙洽。道德之精淪于骨髓；而問學之意達于閭巷，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，漢陽之游女；皆含性貞嫻吟詠。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，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王澤衰竭，道固將廢，又亦殆殊。已故孔子睹獲麟曰：“吾道窮矣！”畏匡曰：“斯文將喪。”于是慨然發憤，修訂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。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既沒，徒人分布，轉相流衍。厥後聰明魁桀之士，或有識解撰著。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駁，一視乎見道之多寡，以為差。見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孟軻是也；次多者，醇次焉！見少者，文駁焉！尤少者，尤駁焉！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，次第等差；略可指數。

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数，何也？曰深也，博也，昔者孔子贊《易》以明天道，作《春秋》以衷人事之至當，可謂深矣！孔子之門有四科：子路知兵，冉求富國。問禮于柱史，論乐于魯伶。九流之說皆悉其原，可謂博矣！深則能研万事微芒之几，博則能究万物之情狀而不窮于用。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！其博有差焉！能深且博，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，孟氏而下，惟周子之《通書》，張子之《正蒙》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！許鄭亦能深博，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。程朱亦且深博，而指示之語，或失則隘。其他若杜佑、鄭樵、馬貴與王應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則文流于蔓矣。游楊、金、許、薛、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，則文傷于易矣。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，斷斷相角，非一朝矣。仆竊不自揆，謬欲兼取二者之長；見道既深且博，而為文復臻于無累，區區之心不勝奢愿！譬若以蚊而負山，盲人而行萬里也，亦可哂已！蓋上者仰企于《通書》、《正蒙》；其次則篤嗜司馬遷、韓愈之書。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

法。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，輒謂迂之書憤懣不平，愈之書傲兀自喜。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于世人之說。是猶睹《盤》《誥》之聲牙，而謂《尚書》不可讀；觀鄭衛之淫亂，而謂全《詩》可刪；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？孟子曰：“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！雖窮居不損焉！”仆則謂君子所性。雖破万卷不加焉！雖一字不識不損焉！離書籍而言道，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。堯、舜、孔、孟非有余，愚夫愚婦非不足；初不关乎文字也。即書籍而言道，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；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。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！然舍血氣，則性理亦胡以附麗乎？今世雕虫小夫，既溺于聲律繪藻之末，而稍知道者，又謂讀圣贤書，當明其道，不當究其文字，是猶論觀人者，當觀其心所載之理，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；不亦誣乎！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，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！

周濂溪氏稱：“文以載道，”而以“虛車”訛俗儒夫。虛車誠不可，無車又可以行遠乎？孔孟沒，而道至今存者，賴有此行遠之車也。吾輩今日苟有所見，而欲為行遠之計，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？故凡仆之鄙愿，苟于道有所見，不特見之，必實體行之；不特身行之，必求以文字傳之后世。雖曰不逮志，則如斯，其于百家之著述，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，剖其銖兩而殿最焉。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，皆不能左袒，以附一哄。于諸儒崇道貶文之說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隨。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，然默而不宣，其文過彌甚！聊因足下之引誘，而一陳涯略，伏惟憫其愚，而繩其愆！幸甚！幸甚！

答黃麓溪

道光二十六年

兩接手書，闕然未報，疏懶之咎，靡所于辭！夙邀德鑒，亮獲寬宥！比想道履清如！政祉佳暢！甚善！甚善！蘇垣為仕宦鱗萃之

场，以弟所闻，大抵挥霍者蒙卓声；谨守者沉散秩。生辣者鹊起；和厚者螻伏。标榜者互相援引；务实者独守岑寂。揆斯三者，于吾兄俱未为谐。叶然君子之道，不汲汲于名望，要在案牍律例之中，诚能三折肱而九折臂，则阅时稍久，亦终为僚友所推，上官所许，弟有一言，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，其曰：耐乎？不为大府所器重，则耐冷为要；薪米或时迫窘，则耐苦为要；听鼓不胜其烦，酬应不胜其扰；则耐劳为要与！我辈者，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，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！安分竭力，泊然如一无所求者，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！此二年中，悉力讲求捕盗之法，催科之方；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。一旦莅任，则措之裕如，人见其耐也如此，又见其有为如彼；虽欲不彪炳，其可得乎？来书过自抑退，所属望于弟者甚深，故特以迂腐之辞，上贡左右！阁下以为然耶？否耶？弟居官依旧，殊无佳状。去遭癘疾，比已十愈其九，根株未拔，终恐复萌。翰林不得外差，其清况盖甚于外吏，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，目前所处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！而况敢再覬乎？

与洪琴西

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初

琴西年兄足下：

乖隔声容，遂更时月；多思少置，想同之也。足下年少而志宏；气清而行峻。自初相遇时，刘君椒云盖数数为我言之。其后相见益熟，而察其所蘄，皆古人所皇皇，而仆日夜忧不逮者，甚矣！足下仆之畏友也！是以别后相望弥剧，听而思焉！宵而虑焉！思者，思足下阔远之识，道德文章，何施而不成？虑者，虑足下归处穷乡，孤学无助，进而无与慰，退而无与救；有歧而莫之辨，有疑而无书籍可证。足下之为学，其不浪费心力，而能油然而上达者，盖可必不可必之数矣！是以每忆足下，忽不知其相爱而相恤也。今者刘君将

以明春南归，再四浼告，嘱与足下同居而共学，刘君亦既许之矣！足下可即负笈而从之游。刘君之为学。远师朱子，近法顾氏；以义理为归，而考之实事。不尚口辩，不驰声誉，并世辈流，殆罕其匹。今此之归将读书田间，事亲从兄，以式家而刑乡，甚盛愜也！邇载书策二三十簏，百家之言靡所不备，足下即欲博览周观，无事他求矣！思之，思之，勿疑，勿疑！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，汤文正师事孙夏峰；皆以宏名硕学，宦成之后，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。贤者之意量，度越寻常万万也。仆之鄙意，匪惟厚有望于足下，亦将俾刘君收教学相长之益，区区之忧，惟同志者深鉴之！鸿雁北乡，有以报我。曾国藩再拜。

又：前相见时，曾语及钱宫詹《潜研堂集》有尊府先德文惠、文敏二公年谱。刘君故有钱集，可从其借观，或翻刻二谱，散给族人，称述先烈，以助后进，亦为人孙子者之职也。努力！努力！及时自任！

答欧阳功甫

道光二十七年

春间辱惠书并诗一首，荷意良厚，而陈义甚高，有非浅陋所敢当者。然于足下教我之厚意，不敢不敬承之也！盖仆寡昧之资，不自振厉，恒资辅车以自强。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，尝自虑执德不宏，量既隘，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，故不敢执一律求之。虽偏长薄善，苟其有裨于吾，未尝不博取焉；以自资益。其有以说言诤论，陈于前者，即不必有当于吾，未尝不深感其意，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，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。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。论辩之间，不合者十六七矣，然心雅重其人，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。所见虽不尽衷于道，而要其所以自得者，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。虽不必矩于醇，而其所讥切，实足以匡吾之不逮。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，又

别有微契焉！别后独时时念之。以为如斯人，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，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。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！今观来书，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，乃适有会于余心焉！故辄述此怀，以答雅意！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见及此，其识解有大过人者，故乐举为足下告也。凡人材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；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，而日即高明；贤否智愚所由区矣！足下慨然病俗学之陋，且知务训诂词章，以取名者之不足贵，志趣所存，有足尚者！诚于此审趋向，循绳尺以求之，所造岂有量哉？秋闱伊迓，计当专意举业。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于意中，亦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也。广数千里奔丧，良堪恻念，不知比已扶榇归里否？欲以一书唁之，并问讯懿叔行止。倘有便鸿，希并示及。所录诗词，似尚非其佳者！往见渠兄弟诗古文各数十首，尚可续寄否耶？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？告为代觅一部，行纳价付意城处也。

答高生

道光二十七年

高生足下：

省君书辞，岸然有以自立。颓波浩浩而金石不流，气节之不振久矣！得此于朋知，可谓趫然者也。若所以测仆，则或有未尽者。仆虽浅鄙，亦尝私聆君子之风，以为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，不宜区区频施周罔，遮人于过。即清厘籍贯一事，亦谓宜崇宽大，未可操之一切，使人欲归不得，欲留不许；进退获尤，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。仆持此议，盖非一日。适会朱君出仆门下，外人见仆持之颇坚，以为是固私有所徇，非天下之公义也。仆怀不能白，因足下言及此，遂尽与披倾，以为仆不欲操之一切，乃大体宜尔，非护门生而勤私属也。中有所激，则词色稍厉！而足下

乃遂谓语意见侵，无乃以凡近之言相律，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？若谓曹司主议，堂上啸诺，则今日风气滔滔已久，仆之不能障而挽之，盖亦慨然内伤！足下幸未置身其中，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！书不能一二，它日相见，当盛加宾敬，以崇节概，且敦雅故。

与洪琴西

道光二十八年九月

琴西年兄足下：

五月得接手书，知去岁南返，遂抱风木之悲。以足下天性醇厚，又内省古礼，哀毁之余。殆难为虑！然君子之道，毁不危身。且椿闾健在，正宜及时力学，志其远大。来书于哀迫之下，犹汲汲以笃实扬显为念，此又能得事亲之要道矣！贵族刊刻先德盘洲文集，甚善！甚善！然刻书之难，排比伦次，讹讎伪舛，大费工夫。足下去年依式缮写，不敢妄易一字，自是古人慎重之谊！然书局在涇，而足下远隔千里，不知彼中董其事者，尚有多闻之士否？字画之雅俗，乌焉之展转；不得足下躬亲其役，恐仍非善本也。然一经寿诸梨枣，则传播寝广，胜于墨守钞本，将来付存亡于不可知之数者多矣！梓人毕工，即祈惠赐一部，以扩蒙昧，幸甚！比得菽云书，知足下已至汉阳，而以大水沮尼，咫尺不得与菽云相见，可以想见汉滨昏蛰之状。而尊府亦不无少膺其患矣！菽云家中至食黑面疔饥，尤可轸虑！渠自出都后，来书屡言病体日减。而八月一书，乃言其饮食日少，寒热时作云云：仆骤闻之，心肝欲摧！仆自今年来，时时思忆菽云不置。故前有句云：“夜夜梦魂何处绕，大湖南北两刘生。”精神自相往来，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？伏望足下即日假馆渠家，日日而温劬之，事事而尉荐之；或于菽云之病不无少补。夫金石之契，青霞之想；可

以起沈郁之痼，可以作飞动之兴；固非药餌所能拟其功，亦非语言所能传其妙也，足下与菽云皆有至情者，当可与道此耳！菽云疾如稍痊，即速以书告我。相思无已，言不得达，诸惟心照！顺问礼次近状！

答严仙舫

道光三十年

仙舫先生尊兄左右：

夏间音书下逮，尚稽笺复，比又奉赐函，益以悚感！霜寒伏审道躬绥胜！政祉大和，今春圣主登阼，嘉与臣下！各举所知，以翊昌运。国藩即以台端入告，匪敢云相知，盖借贤者以自重耳！江君、岷樵，夙亦钦其忠敢，以为有海忠介之风。近闻服官浙中责负已多，而又有亲丧。虽诂书未至，而音耗类真，审如是者，此人乃困阨方深矣！国藩近亦无佳！从公少暇，尚亲载籍局。守辇毂咫尺闻无几。闻潘芸阁河帅辑有续行水金鉴，若有羽便，幸购一帙以赐。其为笃惠，何可胜竟！倾仰私怀，匪书所罄。独恃心鉴，不一。

答雷鹤皋

道光三十年

鹤皋尊兄左右：

两奉赐书，阙疏未报。虽阁下不加督责，亦私自咎无地也！顷又蒙尊函下逮，兼狸衣貂袖之赐，同袍缱绻，加饭殷勤，其为感仄，岂以言宣！又掷百千之钱，谓以远偿昔诺。琐琐如此，何劳记忆？塞外冬寒，伏维摄躬！御宜世兄，本托名种，兼善章相。属者廷试，业冠其曹，旋以卞璞再献，翻遭摈弃。承明、金

马，彼自有置身之地，是区区者殆未足混之也。国藩奉职如常，亦乏胜状，迂儒陋态，常亲简编。以为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，井蛙跳梁，良可笑耳！阁下豪情精识，观物烂熟，襟怀所及，宜告朋知，不宜私蓄而深闭也。山海辽绝，怅望德音无已！

答李石梧中丞

道光三十年

石梧前辈坐右：

前奉惠书，伏审动履绥愉，关山万里，风雨双旌衔忠而来，娱孝而返。出处之际，海内瞻钦！甚善甚感！国藩服官如常，亦乏佳胜。早岁不学，谬玷卿陪，即欲有所自效，内无以符于古训，外无以取妍时规。进退失据，匪直世尤，先自尤耳！承命索日讲疏稿。譬若落第士人，初犹抱璞而啼，历时既久，客气渐平，亦或对镜而自憎也！以是反复迟疑，终滞呈达，书不宜尽！祇冀心鉴！伏惟葆练！

与陈作梅

道光三十年

作梅仁弟左右：

执别遂已半岁，相望殷殷，极不忘也。盖君子之立身，在审其所处。诚内度方寸，靡所于疚，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，宽然不作，故治长无愧于其师，孟博不惭于其母。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！足下朴诚，惇信守己，无求无妄之灾，翩其相戾。顾衾对影，何悔？何嫌？正宜益懋醇修，未可因是而增疑虑，稍渝素衷也，国藩滥竽此间，卒亦非善。肮脏之习，本不达于时趋；而逡循之修，亦难跻于先进。独是蜩”守介介，期不深负知己之望：

所矢惟此之兢兢耳！倘有来音，亦思有以教我！天寒保重！毋忽！毋忽！

答欧阳小岑

咸丰元年

小岑尊兄足下：

屡省赐书，慙然未报！言念往昔，箴规深至之论，疾痛拯护之德；极不忘也，大君幽铭，六年之诺，吝不以偿。虽至不肖，不宜竟尔！盖自乙巳以来，躬抱奇疴，心血积损，不复堪事。颜面支体，斑然无状。官牵私系，遂成废物，夙诺如山，一不得遂。至于祖父母神道之碑，尊府及郭氏两家幽室之铭，皆不以时将事，则其他负疚之多，概可知矣！本欲移疾归去，不复尸素此间，重乖高堂之望。又逋责稍多，贾竖未能贯我，以是濡滞计期。岁以内，终当蝉蜕，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。比岁以来，读书之志愈笃，而力愈不副。人事愈杂，如暗思语。外若石顽，中极了了也。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，忝厕礼官，岂伊不思？惟近例，由地方大吏奏请，礼臣特核准焉，不于部中发端也。而其事又未可遽尔！盖前岁入谢上蔡，今年崇李忠定，若复继之，则恐以数而见轻。且国史儒林之传，昆山顾氏居首，王先生尚作第二人。它日有请顾氏从祀者，则王先生随之矣。大儒有灵，此等迟速，盖有数存，未可率尔也。

复江岷樵

咸丰元年

岷樵仁弟礼次：

两省来书，知以太公大故，几至哀毁伤生。大孝深痛，固应

有是。然天不祸善，终当无害。自去春以来，屡思奉书，以为从者行将北上，相见伊迳，无烦尺一。而他人以书寓余转达者，往往而有，亦不致展转迁延，积疚实多。既得赴告之书，又寄来七百七十余金，即思裁复。而书中称腊初决当奔丧起行，计还书到浙，固无及矣。遂复迟迟思念吾弟，悬悒不已！盖君子之孝，尤重于立身。内之刑家式乡；外之报国惠民。凡吾行事，足令人钦仰者，皆吾所以敬吾亲也。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，皆吾所以爱吾亲也。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，事业无穷，未可酷于一哀，陨生减性。不达继述之义，翻蹈细人之行。粤西盗贼方炽，足下所居逼迫烽火，团练防守；未可以已。或有企慕谋勇，招之从军，则苦块之余，不宜轻往。斯关大节，计之宜豫！国藩比岁以来，益复惫弱，心气积亏，不堪虑事。尚有一二奏疏，从容入告。计期岁内外，亦且移疾归去，闭关养痾，娱奉双亲。自审精神魄力，诚不足任天下之重！无为久虱此间，赧然人上也。寓舍小大佳善。南中自家严以下，俱托安康。四舍弟以去岁三月来京，今遣之归。附呈挽联一事，白金二十两，为我具酒肴敬奠长者灵几之前！其去岁他人托转达之书，一并将去。所寄各家银两诸已清厘交付，无以为系！书不十一！惟读礼保身，奉母承欢无忽！

复胡莲舫

咸丰元年

莲舫仁兄同年左右：

去腊奉到手书，恳恳数千言。昔睹黻黷之面，今知故人之心。别纸所陈数事，空山忧戚之中，乃能盡伤民瘼，遂欲拯桑梓于水火，起疮痍而沐浴之。其为惻怛，岂胜钦挹！以世风之滔滔，长民者之狭隘酷烈。而吾子伏处间巷内度身世，郎署浮沉，既茫乎未有畔岸，外观乡里，饥溺满眼，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